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八

元宣城貢師泰泰甫著

傳說問戒銘贊題跋偈祭文

州州翁傳

州州翁不知何處人亦莫詳其姓名游吳越間遇山水佳處輒
留居焉好種花竹彈琴奕碁賦詩客有遺之鷄翁曰是有德者
不宜束縛即解維之久而鷄益多翁每食則亦州而食之有不
至者連呼州州群鷄皆來翁大喜因自號州州客或問曰子學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而不以號乃有取於州
鷄聲乎翁曰是何言與夫人食則生不食則死豈唯人哉犬馬
牛羊皆然豈唯犬馬牛羊穀粟花果皆然穀粟花果食于土也
者犬馬牛羊食于人者也至于人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軻氏之學其志亦將以待食乎君者也是故三代而上食其

臣以五等之爵秦漢而下食其臣以萬石之祿魏晉以及五季
趙宋食其臣以九品之官然則皋夔稷卨伊傅周公皆待其君
而食者待其君而食而待其人而食者無異待其人而食則與待
而後食者果無異也客曰子何以其食為哉亦曰道而已矣不
以道而以食則皋夔稷卨伊傅周公其志亦將以求食乎翁曰
是何言欤謀道者固不謀食然亦未有行道而不食者也吾既
不能自食其力又不能待君之食徒持文墨議論安坐以噍食
于人也其能免眾喙之嘈乎客姑去吾甬吾鷄矣遂命其後
木鷄生書為傳

趙氏節義傳

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十日淮寇陷金陵民吏多死之然求其內
外盡節服義以無辱其身者吾得趙氏焉趙氏之先歸德人固
初時有諱應德者始居金陵嘗編候史館尋棄去號直心居士

生子鑑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卒贈奉訓大夫徽州路發
源州知州鑑生五子曰龍澤有學行以御史薦為郡文學曰雷
澤讀書明律令累官奉訓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所至
有能聲生二子棟楷曰泳澤為伯父鑑後曰宗澤勤慎善謀由
臺幕府史吏洵憲轉戶部令史曰滙澤博覽強記能詩文始冠
至時雷澤被臺檄督餉向容滙澤棟皆泛行宗澤亦以使事留
錢唐獨龍澤家居宗澤妻衡棟妻夏楷妻劉倉皇無所措衡泣
願夏曰婦人羞不辱我與而夫皆出萬無生理劉夫幸在尚善
自保言訖赴屋後池水死夏亦死劉曰妾夫雖在能衛我乎亦
隨之溺明日賊果大掠執龍澤詰所藏不得則驅之拜龍澤罵
曰我食學官雖五斗粟安能屈身拜賊耶賊怒殺之又執楷掬
求其父運判君楷知賊將脅之用終不言亦殺之雷澤乃得變
姓名去其妻申聞之垢面弊衣徒跣從至今莫知所之或傳在

句曲山中

史官曰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使家有其一已為難矣况三者並出一家乎雖然知死者之難于生而後知生者之難于死然則趙氏之或死或生要皆無媿于心哉

雙孝傳

故杭郡監贈范陽郡公亦福的哈兒丁阿兒溫氏也其祖札馬刺丁從憲宗皇帝南征死釣魚山子孫世為聞臣郡公娶夫人虎篤聰慧孝慈出天性處內外無間言始至時年二十四姑也黑別哈數年已五十性嚴毅寡言笑夫人事之曲盡婦道姑嘗有病侍粥藥目不交睫者累晝夜雖疲極無倦容夫人養姑十年始終不渝人皆以孝婦稱郡公間抱危疾藥餌無所容眾鑿環視束手夫人號泣曰婦人以夫為天今疾亟且死妾何生為遂拔刀誓天剖左股肉齊和以進強郡公嚙之有頃張目視夫

人曰是何良劑也翌日疾遂瘳生子曰贍思丁夫人既歿繼室史夫人真定人性貞淑善女紅讀書知古今事其來婦也二十二事姑尤孝謹一日起居者三飲食必請所欲品嘗旨否乃敢進及暮則祝衣席溫清已乃敢退遇有疾則日夕坐臥榻下衣不解帶雖厠廁便器必躬為浣滌姑嘗語人媳婦孝我今無以報願子孫娶婦皆如媳婦姑年八十感劇疾三日不甦夫人割臂肉為粥然香泣禱曰天乎天果恤阿兒溫家吾姑食此庶其生乎仍願減妾五齡以益姑壽明日果愈又五年乃卒姑將瞑猶執夫人手曰汝事我二十五年如一日天地鬼神亦知之我死矣幽冥中忍忘媳婦乎言訖而逝初夫人之來贍思丁由潛邸近臣累拜福建行省參政南臺治書以資善大夫監憲閩海木八刺沙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古魯沙宿衛內廷哈散沙延平府判皆能以功名顯其親而監憲尤慈仁寬愛為時推

重故凡右族之稱孝者皆首阿兒温氏二婦云

史官曰割股割臂勇士犹或難之况婦人女子乎阿兒温氏二
母操刃自鬻曾無縮恧非真有所見者不能也嗚呼至孝通于
神明信哉

海樵說

新安汪仲恭為予言其家住五嶺芙蓉之西間嘗樵其絕頂俯
視東海眇若一粟今身即其地徘徊俯仰不覺三載變荒茆敗
葦于野水之濱即欲歸樵而不可得因自號海樵子其為說以
慰我乎予謂仲恭之號亦奇矣大海之東眾水所歸其大無量
其深莫測其翕而靜則汪洋瀚漫洄渟波瀾溢日月涵星斗籠
絡宇宙包羅万象其噓而動則怒潮狂瀾橫奔而疾擊衝颺鼓
之摧山靡谷迅若電掣震若雷吼蛟龍鼉鼉神鬼百怪受物之
物翕忽萬狀其危且險使人神怖胆掉若此其可畏也故凡操

舟鼓枻以出沒乎其間非豪商巨賈則網罟而漁者也其洲居
而岸處非醴夫蠻戶則習知其事者也仲恭縱不歸樵于芙蓉
之西獨不樵于山乎不樵于山而樵于海其志可知矣仲恭學
道士也天地間莫大于道亦莫大于海知海之大而後可以語
夫道矣海無不受也道無不統也知道之大而後可以樵于海
矣人見仲恭樵于海豈知樵海之非樵歟知樵海之非樵豈知
不樵海之非樵歟方吾之樵也無登陟之危無荷担之勞浮直
來吾前斷梗出吾後隨所遇而取之非盈也及吾之不樵也則
漫漶而游悠々而望任所之而無往非適也然則樵固海也不
樵亦海也海在是道亦在是矣是故因其大可以廣吾量就其
深可以畜吾德融其翕而靜可以凝吾神乘其噓而動可以充
吾氣量廣而德畜神凝而氣充然後蘊而為學問則決洽而精
神吐而為文章則雄渾而雅潔發而為事業則震奮而光明予

嘗論世之學者非其神融心領超然特悟其所得未必皆真也
昔者惠文之養生得之于解牛九方臯之相馬得之于驪牝宋
元君之画史得之于盤礴屈原氏之離騷得之于放逐司馬遷
之史記得之于游觀張旭懷素之草書得之于舞劍酣醉杜子
美之歌詩柳宗元之文章得之于窮愁遷謫事固有殊情而獨
感者不若是而謂之真得皆妄也仲恭之樵海其亦有所得矣
夫不然操刀荷蕢以襍出乎斥鹵之鄉者紛紛也號雖奇何益
于道哉

吳觀尚賓字說

觀上則曰觀以四陰尊二陽有觀望之義也聖人于此所以寓
其憂世之心者至矣然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三之觀我生皆以
位卑望遠而未能廓然有所見焉獨四切近于五密覩人君之
盛德國家之休光其占為利用賓于王蓋賓者主之對以君臣

之分而行賓主之禮非素行顯著其何以克稱哉聖人于此復
推其象曰尚賓豈不以作賓王朝士君子志尚之所在于觀也
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蓋勉夫作賓之寔以毋負尚賓之志可
也易之道每嚴于君子小人之辨而觀之六爻尤拳焉為觀也
其勿墮于小人之勿而為君子之賓乎此固而父之望于觀而
亦朋友之所以重為觀勉者克潛曰博矣哉先生之教也遂書
以為說

名吳晉說

景文一日過余左手挈其幼兒右手持尺紙曰兒見兄字亦欲
得之宜無靳也余曰老愛幼常情也然敢以子之情而瀆吾禮
乎景文笑曰吾亦安能察於禮而薄于情乎且指其兒拜不止
乃取易筮之得坤下離上之卦為日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之
象且其繇曰桓、康侯德廣以侯三接愈恭承王之休其將進

而不已乎遂名之曰晉、進也年進則學進學進則德進德進而後可以進于仕矣余雖老僕兒學與德成三加而仕尚當字之兒拜景文亦拜余荅拜因書為他日徵焉

鄭居貞字說

予以戶部尚書分治閩海之三月僉憲鄭君彥昭遣其子桓來受學則又進曰桓冠而未字敢求所以美其名者予乃取易屯初九盤桓利居貞之辭字之以居貞桓復再拜曰甚幸先生之終惠也使知所屬焉予惟桓之一辭散見于易詩書春秋禮記禮出于諸子百家之書長發之桓揆牧誓之桓、諸侯之齊桓魯桓器之桓圭桓楹或取其威武或尚其直大莫不有頌美之義焉獨屯之盤桓以震坎初交而繼乾坤之後蓋万物發生之始其象則雲雷興而未成澤其字則草穿地而未甲坼其義則君子方經綸天下而未寧也當屯之世非賴剛明有為之才不

足以濟維初九維以陽德而居下位其所應者又陰柔險陷所宜盤桓善守以俟時之通而不宜急遽倉卒以致禍也然而貴而能下賤寡而能御衆則建侯之利其終得而辭之哉且五非不尊也以屯膏而施未光初非不卑也以居貞而大得民嗚呼君子之進退出處固視其時之維易可否也曰思不失其正而已矣桓乎桓乎其將進于道乎

陳文彪炳文字說

華亭陳仲明名其子曰文彪間過予而請字焉余按彪虎之文也在易革之九五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字以炳文不亦可乎或謂革之為卦離下兌上九五位中正而應六二以一身之光澤為天下之文明是乃大人君子之事豈後學小子所敢擬議哉余曰然易道通乎上下而變動不居者也希聖希賢獨非學者之事乎夫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卦之象也文明以說大

亨以正卦之德也合象與德而華之義無餘蘊矣且以二體言則兌為虎于時為秋離為文於時為夏而希秋而稅以至於炳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然則虎愛之文正學者自新之極功也陳氏子年富氣銳方勇于學庶幾觀象玩辭而有得于此雖然名者實之賓實者文之本候其寔以稱其名厚其寔以充其文則名不虛稱文不徒飾矣不爾則外事華落內寔歉然將何益哉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炳文其尚勉之

花君美御史字說

南臺御史高昌忽都不花君間為予言昔與柯君敬仲遊辱以君美字及及林君清源復得解其義而指紳先生不鄙而稱述焉竊嘗佩服周旋而進于道然猶懼學之未能至也願一言以自勗予惟往年嘗識君於江浙繼復邂逅于甌閩間觀其風神俊偉論議英發時固已知君之才器超卓過人遠甚今以使事

道出會稽則君方衣綉持節按部海濱而聲光譽望赫然動乎東南予益知君之美德信乎名寔之相稱矣夫美者善之在已而克寔者也存於內則為和順之積觀于外則為英華之發施之家則孝友雍睦而懽然恩愛之相觀行之天下則安靜和平而藹然治化之無間然則美豈誇辭溢譽而已哉易不云乎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傳不云乎克寔之謂美克寔而有光輝之謂大光輝所以成已事業所以治人君能因是而益勉焉則學有弗至乎予曩侍君之季父平章公于是有契家之好今得見君之樹立若此予心安得不重慕而起敬之哉因君之請遂喜而為之說

中中子說

金華王子章故宋文憲公魯齋先生之諸孫也以文學倅海寧既代且老猶日孜孜進德不已更號中中子今年春予以戶部

尚書總漕閩廣道出海寧子章首來謁問所以中者予曰子以文學世家而能自力若此其將有得于中矣夫人以稊米之身而能備萬物之理參天地之大者心也其寂然不動無少偏倚者中之未發也隨感而應使無過與不及者中之已發也存之于未發之先而復察之于已發之際則中其不有中者乎自堯之執以授舜益之以命禹湯武建之以立極孔顏擇之以為教子思子發中之用孟軻氏明中之權而中之道始備矣夫易之為書凡其曰正中曰得中曰在中曰居中曰遇中曰利中曰尚中曰以中曰久中曰大中曰中行曰中正皆得位而有應者也曰過中曰失中曰中未得曰中未受曰中未光皆失位而未得應者也然則神聖設教以前民用亦莫先于中天下之道其有加于此乎天得中而清地得中而寧天地一失其中則日月薄蝕而四氣不順山川沸湧而万物僭差而况于人乎

是故農失其中則不得以為農工失其中則不得以為工賈失其中則不得以為賈以至于鑿卜百家之流莫不欲得其中而况于士乎自世衰道微往汨于私意以淪胥其恒性是以存乎內者不能無偏倚之患著乎外者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不及不知所以進之過又不知所以抑之而中道或幾乎其息矣中道既息其視農工商賈鑿卜百家之為反有弗若亦可悲夫今子章能以中自勉而不知年之老庶幾知所用力者由是而日加敬畏焉使靜有以養其天理之公動有以遏其人欲之私則體用相須內外無間而堯舜湯武孔孟相傳之統與夫大易進退存亡之道舉不外乎此矣嗚呼微卦遂書以為中子贈

中子問

客有號中者子者請問中于戾契子戾契子曰天不中則日月薄蝕而四序僭差矣地不中則山崩川竭而万物不育矣人

不中則倫理廢而入于禽獸矣聖人之道大莫大于中者子亦
 何能遽領其要哉中子曰固矣天烏乎中地烏乎中人烏乎
 中吾不得而知之也且子之于中也戾戾契矣又孰知中之為中
 哉戾契子啞然而笑曰夫道散若牛毛得若麟角而子不知戾
 契之非中又烏知中之非戾契乎子必欲聞至道之要其欽
 爾形收爾聲反爾聽使心如止水湛然而靚不撓于物不汨于
 私庶其可論此乎中子退而齋三日乃敢復請戾契子遂揚
 袂簪冠箕坐曰可哉天之道以陰陽而立地之道以剛柔而立
 人之道以仁義而立消于上者息于下往居外則來居內晝夜
 寒暑各司其半陰不終于陰而陽生焉陽不終于陽而陰生焉
 陰陽合德則三光明六氣順此天之中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
 剛柔相濟五才互用則富媪孕和而生植蕃此地之中也存心
 以仁制事以義或施而息或果而斷喜怒哀憂惡不失其偏則家

齊罔治而天下平此聖人之中也雖然天地不能以自中必得
 聖人以為中聖人之所以能中天地者毋亦損其過益其不及
 治其偏使歸于正而已矣其見于經者曰財成曰輔相曰彌綸
 曰叅贊曰經綸曰成變化而行鬼神凡若此者豈非天地待聖
 人而後中乎中子曰博矣微矣中之辨矣然而天人相去
 遠甚果何道以中哉戾契子曰蟋蟀以秋吟蟋蟀相陰出物性
 猶能知天地之故孰謂夫天人相遠哉孰謂天地之中不中于
 聖人乎孰謂夫聖人之中不中于天地乎况人与天地本同一
 體吾之耳目口鼻其天地之日月風雷山嶽河海乎吾之骨肉
 毛髮其天地之土石草木乎吾之呼吸出入其天地之噫氣乎
 是故運動法乎周流張弛法乎闔闔憂喜法乎惓舒吾心既正
 則天地之心其有不正者乎吾氣既順則天地之氣其有不順
 者乎其感通之妙如機之發矢如樞之運戶如索之鼓風神用

不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吳中子瞿然起曰吾聞中而聞
聖人之中因聖人之中而聞天之中地之中又聞房契之為中
也幸哉幸哉中子者金華王藻子章房契子則宣城貢師泰
泰父也

鵲戒并序

海濱之家好養鵲道遇臂鵲而過者其容甚戚問之則曰吾旬
浹間失四鵲或以強擊或以縱欲或以爭得是以戚焉余讀柳
子三說蘓子三戒而愛之然猶各寓意于一物焉今以一物而
得三戒遂書以為勸

其一曰黃鵲色閃閃若黃金然強力而疾擊遇大禽它鵲不可
得者則縱之無不得也一日見群鴈集海上試一縱為鵲攫身
奮翅方突入陣中雁呼其僑來救回旋嗙嗙力不能騰臂者急
呼之則毛羽盡脫矣籠之數月乃敢復至海上遇大鵲方東

向立脫其帽覘之則搏擊如故態鵲見其來凝然不動伸頸掉
喙徐擊之正中其腦以死吁不量大小而犯非其分以隕其身
宜哉

其二曰赤鵲色正赤點而多能凡擊鳥相向來則已必背而去
稍遠出其不意也乃還擊之無不得者或墮在水則舉而擲之
地主者甚愛之飼常倍他鵲其後竟以食多而病毛羽備然
投以善藥且逐其腸中病敗乃已自是每節其食視之益勤然
神俊終不及前時出遇野雉雉而起試投之雉竄入叢棘中
鵲數擊不得殊困憊張翼而嘎眾啖犬逐雉出大闕助之使盡
其力乃得主者喜即啣血肉飽啖之明日視鵲死矣吁忘已之
弱而貪得不止果異是哉

其三曰蒼鵲其狀特小始得二喙畜久而毛色襍以青其搏也
必先後之令下上旋轉以無失焉一日乘小舟臂出江上見鵲

琢田間大呼而逸之鵲懼無所蔽也則急投之水其一方奮擊其一復至鵲沉而無所得則二鵲自相搏皆溺以死噫向止用其一使自專則鵲固可得也今兩鵲之爭以死悲夫

俞仲圭好古齋銘

渾啟鑿凝以燥五太御三靈覺風氣通人文作歷黃虞物咸若如姬降王政虐緊宣尼躬金鐸正六經道始廊既精微亦渾噩傳万世為民度遵之善送之惡維好古莫此集

賈循正善齋銘

人性本善、原于天不善其善遂為惡遷善、不已其善則全已善、人、善、已善已善人斯為盡美徒善弗庸於道則否所貴學者不惑不止勗於循正善、在是

皇太子賜書贊

謹按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軻氏之言也至正庚子秋皇太子

大書以賜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普華帖睦爾平章以戊戌秋來鎮閩海誅鋤克強保衛良善一年而政敷二年而民信飛艘漕海以餉京師上嘉其功進階陞秩錫予駢蕃于是東宮復有是賜平章既已裝潢成軸又將摹勒立石省署之南用彰寵賚而垂無窮焉間以語戶部尚書臣貢師泰師泰切惟帝王之道由周孔而後獨孟軻氏得其傳然其論致治之要不過兩言而止盖有德在位則足以正君善俗有才在職則足以候政立事昔者商宗任官必曰惟其賢惟其能成王立政必曰推賢讓能賢能有益于國家也尚矣今皇太子賜書藩翰重臣而首及于此其有得于三代致治之要哉臣師泰嘗授經宣文進對講席甚幸獲睹殿下問學緝熙之功章翰飛動之勢敷張盛美寔臣之耿謹再拜稽首贊曰

皇帝建極統正萬方明離主震適為元良毓德儲宮潛心端本

聖學緝熙造道之閭寶章揮洒爰及燕清昭回雲漢煥爛日星
鳳翥鸞騫龍驤虎躍力幹萬鈞方凝圓燦曰職曰位任能與賢
徵諸孟氏錫我良臣義畫禹疇殷監周鼎並美齊休以教以警
臣拜稽首臣寔顛愚敢不敬服以冒令謨伐石刻文樹之南土
匪臣是私式訓來者川流于海嶽峙于天百靈衛呵于萬斯年

皇太子賜書贊

右弘化二字出周官三孤貳公之辭皇太子書以賜福建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臣完者帖木兒者也平章以世胄起家歷踐中
外正至二十年由同知淮南行樞密院事擢任茲省既陞辭東
宮遂有是賜蓋化者天地之用弘者張而大之也日月星辰之
照臨雷霆風雨之鼓潤山川河岳之流峙陰陽寒暑之往來其
為化也大矣然其休咎徵驗未嘗不与人事得失相闕是以有
天下者既立三公論道于其前復立三孤寅亮于其後凡所以

盡變理之道成輔相之功者至哉今皇太子賜書藩屏而首及
於此其有見于古先聖王倚注大臣之深意乎平章尚思懋昭
明德勉建勳業使海邦廓清民物鬯遂則駉車趨台還秉國鈞
當不遠矣至若揮洒飛動寔出天造又非臣愚陋之所敢形容也

普平章壽容贊

至正二十年秋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公兼善以鎮南服
功詔賜御衣上尊加銀青榮祿大夫位第一用便宜如故事賓
客僚佐圖公象以為壽宣城貢某贊曰

王封之胄列仙之儒器宏德充神明內腴瑩如拱鉞粲若明珠
燁然出匣之干將亭然照水之芙蓉白玉橫帶黃金刻符高鶩
峙鵠擁笏垂魚出則膺申呂方虎之寄入則陳臬夔稷契之謨
故能為邦家柱石弼輔範模吁雲臺麟閣尚徵斯圖

袁伯長學士画像贊

東海之濱有偉其人玉雪襟度風流縉紳衆鑿以巧我坦以真
圭璋聞望黼黻必綸垂魚秉笏盛服在身山明水清皎乎其神

小像自贊

峩冠盛服曳玉垂紳紀綱法度森乎在身敢不肅躬恭以期明神

孟天暉御史小像贊

服之華也見乎外德之華也本乎內外交稱庶免于戾惟其
有之克共大祭

右牙冠

出則秉笏垂紳處則野服葛巾人知出而仕之為榮又安知處
之樂為真也風流丘壑庶幾斯人

右燕居

僧仲謙運使小像贊

豸冠之峩佩玉之儺于郊于廟其儀孔嘉明神在天百辟在位
儼立執圭承我大祀

右牙冠

儀觀昂々意氣堂堂繡衣朱襪燁其有光昔既見之今幸同事

右燕居

我贊爾真維德之徽

按儺不花御史庶冠贊
冠之鷹也將以觸邪服之度也將以戒奢豈徒為躬之華庶幾
為德之嘉律之于身格之于神規之于人負而能文剛而有仁
斯其所以宜于郊廟朝廷也耶

胡惠卿画像贊

貌古而莊氣和而剛居家庭而行有常混閭市而名不章然
嘗不殺敵于中書授几杖于黃堂明珠在淵燁然有光我贊爾
真益壽而康

俊用章画像贊

至至十九年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出會稽留止大能仁俊公方
丈者信宿其徒惟平間以公画像示予為之贊曰
有偉其身有燁其神以如是觀孰幻孰真脫屣跣跣若長往而

忘世揮塵談笑寔與物以皆春既質而文亦肅而溫海天孤月
瑩水間雲

新笑隱画像贊

飛錫於天竺之峰面壁于龍翔之宮蓋萬派之源之正學而千
山百海之奇胸也衆以性求我以相見寶月高懸華雲普現此
所以點維摩于上方賜大中于便殿也耶

耶溪和尚画像贊

夙清月明山峙淵沈人見其貌我識其心

慶大夫書了堂二字因為之贊

川回山峙卓為奇文力挽河漢一筆萬鈞

題玉髓經後集

玉髓經世傳張子微受之蔡元定復為之發揮其于卜筮定宅
之法固為詳矣然其浩博而精深非專門地理者未易觀也今

李君仁齋攬其微旨著為圖經後集若干卷使夫孝子仁人必
掩其親者一覽而山川靈異陰陽向背可指諸掌斯亦奇矣夫
卜宅之法莫善于郭氏筮書而莫精于曾陽氏之學必知郭書
必求之曾陽必知曾陽必求之玉髓必求之玉髓其又先之以
此集乎或疑玉髓出北巖非元定書也雖然紫陽先生固嘗篤
信而辨論之矣豈無所見哉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晦日題于甬
東慈濟寺之竹窓

題曹士弘先生哀辭後

右中朝諸老為庐陵曹士弘先生所作傳誌詩文一卷凡若干
篇而先學士哀辭寔當卷首間從其子友仁得而觀之伏讀再
三不勝悲感先生在大德丁未間為廣德陳陽村巡檢以史學
名家陳陽去師泰家才二十里而先父秘書府君亦以古學自
任年至七十餘猶著述不倦四方之士若隆山牟仁父子四

明戴師初東平王岱宗日集館中相與許論古今治亂得失人物上下有所疑難輒片紙細書往來是正不絕久之積成大軸時先生竄號該博某方垂髫恒立侍傍至今尚能記之近年來江東西重罹兵革某家所存大軸皆為煨燼無復存者而先生序陵手澤意者亦不復完矣今觀此卷豈獨可見曹貢三世通家之好而中朝一時文物之盛哉可徵焉嗚呼先生之學若此終不得一施于用固可深慨然既歿世而名愈彰子孫猶能傳其家學以有祿位天於斯文亦厚矣哉

題旅葵圖

此圖一人執鉅犀犬一人送以墨幟一人函書最後其狀貌衣服大類西域人豈取武王時西旅獻葵事以為之乎不然今日流沙万里之外炎荒百蠻之國莫不臣妾以獻其所育南北之人見聞習矣何以圖為然圖以觀台公之書亦豈無所警乎

題宋御史汪自強誥後

右宋誥命一通開慶元年監登聞鼓院汪公自強拜監察御史之所受也其家失之久矣元至正十二年鄉兵起官軍持此誥易飲酒家士人洪如晦得之以歸御史諸孫某以授其子汝懋汝懋謹裝潢為卷求題于某竊惟御史公清風勁節聲動朝宇不惟能使權姦巨卿有所警懼而朝廷宗社賴以尊安嗚呼賢者有益于世如此哉是誥失而再得汪氏其復興乎汝懋善葆之

題程以文遺曹子學書後

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博洽能文章大名曹子學精于篆隸二人在京師日相往來甚厚此卷凡三帖皆以文求書於子學者也以文不惟能文章尤善隸今辭意勤懇謙退若此則其不以自得為足而以所能下人固非小知自私者所可企及矣然非

子學書法果有以度越諸君者以文其肯推敬若是耶以文已矣子學其尚葆之庶幾他日子孫知程曹有通家之好焉

題黃太史上京詩藁後

黃太史文名天下而上京道中諸詩尤為傑作葛邏祿易之得其藁以傳且謁諸君為之題其知太史之深矣易之尚善葆之

題宇文子貞為郁文海作龍溪山房記後

子以使事過會稽宿大能仁之方丈閩僧郁上人間示宇文君所著龍溪山房記龍溪為臨漳壯縣山房則上人舊居也上人久游江湖間所至輒以是揭諸座隅其悵々不忘鄉井之意厚矣昔吾朱夫子在武夷嘗扁其齋曰紫陽上人既有以見于斯而宇文之記又足以發之羈孤宇落之際觀此庶足自慰矣

題新安張吳先世碑後

宋新安張珣嘗代异母弟逮獄以慰母心天下聞而表之韓蘄

王因辟為幙府朱文公嘗以四君子並稱之至其曾孫桂有隱德事繼母復以孝稱江東按察使盧公摯江浙叅政燕公楠咸論荐之卒不就學士豫章揭公奕斯銘其墓其志不幸毀于兵桂之孫吳避遷錢唐能誦其詞請書于礼部程君文將重識石間携以示余竊論世之人以孝弟稱者尚有之美求其子孫能繼者蓋鮮况歷六七世繼二三百載猶繩々不絕耶噫吳公賢矣哉

題崔元亨送項太監序後

天都崇真宮吳大宗師有弟子曰項子虛氏善轉鉛汞為丹砂服之可長生不死齋其餘犹能起人于垂盡其術亦微矣子虛既化去得其傳者蓋鮮予至錢唐見曹樞密崔照磨所序項元齋切脉治病往々神効問之則子虛之仲弟也嗚呼術得其傳其施于人者犹若是况候已治人之道哉

題李咸熙畫

李成畫散在天下不少矣既沒瘞于宗之諸陵又盡購于其孫尹開封且不幸而焚蕩于水火之餘意者所遺無幾此畫松柏二幅墨色蒼古筆力遒勁上又有端平諸老題識其為神品無疑者第始書成端而更字咸熙豈即開封所購本而流落人間耶綏安万夫長察罕援獨兒侯偶得之于兵戈離亂之際信其為連城夜光之寶矣然初本四幅已失其二他日合浦之珠延平之劍豈無會合之期侯其善護之以俟其至

題息軒記後

天台張本仁名其軒曰息或曰善教人不可以不息或曰學可息乎本仁問以二者之言質于予予曰天以不息而成化功聖人以不息而成治功君子固貴乎不息矣然勞于晝者必息于夜發于春者必息于冬學而不息則學無成仕而不息則老無

所止所以君子尤貴乎息也夫明必有息乃可以不息惟不息斯能有息者育德之基不息進德之本合內外之道也本仁之名軒其庶幾知所擇乎

跋五輅圖

右五輅圖蓋宣和舊本而柯君九思所藏也五輅者玉象革木玉輅以祀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异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而鹵簿寔兼之其樊纓采就旗麾等衰之數各不同焉然或以多為貴或以少為貴或尚其質或取其文其序不同其色亦异曰先曰次曰綴議禮者之說往々不一此圖所載以象輅居玉輅之後金輅之前未知何所據也然其運意精密設色工緻毫分缕析悉中軌度非妙奪天巧者能造是耶熙陽得此他日上之太常獻之禮官庶將備一代制作之盛典豈徒為好事者珍玩已哉熙陽其尚寶之

皇太子賜書跋

皇太子恒以燕清之暇怡神翰墨遇得意輒賜中外名臣而福
建行中書省右丞臣恩寧溥得八字曰文行忠信為善家樂夫
文行忠信孔子教人之法為善家樂漢東平王蒼家之道也
文以廣知行以檢身忠信以立本教雖有四寔心學也善行于
外樂存乎中心學也天下万事万物之理皆原于心一正
則施之于家而孝友雍睦施之于朝廷而上下翕和施之于天
下而謳歌鼓舞海內稱慶今皇太子揮洒寶章首及于此其真
有得于聖賢心學之妙乎右丞世篤忠貞為時良翰是書也豈
徒義畫禹疇足為世守之榮庶幾朝觀夕覩超然有以廓其澄
清之志云

跋王國寶傳後

右沂水王君國寶傳一道撰于越士潘君嘉而翰林承旨歐陽

先生江浙行省叅政周伯溫父所題跋也國寶死三十二年矣
其子彥琬來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余時適叅政末見其文
學議論英發有過人者固已竊計其所從來遠矣及讀是傳乃
知國寶陰德之施甚遠而彥琬能以才行稱于人人為不偶然
國寶孝義出于天性其行于家則重闈怡愉而子弟恭慎其施
于親鄰則生有養而死有歸訟者息而怨者平其推于人則偽
鏹焚而結悞絕私券毀而逋負免其動于鬼神則斷海寧之妖
祠訴新昌之滯魄他如去曹江檝杙以便往來之舟論杭市鈔
法以權輕重之宜凡有利于民而益于官者亦莫不其力之
弱而快于行之勇也嗚呼國寶孝義若此卒止于征商小職而
不得一伸其用亦可悲矣昔者人或以治獄高大門閭或以還
帶致位宰輔或以蠲舍緡而世祿不絕或以平糶價而見禮靈
神一念之發通于幽明一行之善格于上下况國寶行于家施

于親推於人動于鬼神者無往而非陰德之所致三槐之植君家故事五將于是乎徵

跋韓致用五雲輯錄卷後

會稽韓諤致用間持諸公所著五雲書屋詩文一卷來徵余言按韓氏自魏國忠獻王在宋天聖中中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五色雲見其後竟以勛業致位將相至四世孫秘閣公扈駕南來居越之五雲門故其輯錄題曰五雲其後子孫往往多以是稱號蓋不忘所自也今致用寔魏罔之十世孫其築屋讀書亦名之曰五雲而中書參議危君太朴翰林學士張君仲舉各為之記序凡所以論次韓氏德澤及歷世藏書之藏可謂詳且備矣然其所謂五雲者皆即秘閣居里之名而無一辭及于魏國唱名之瑞豈二君姑舉其近而遺其遠也耶雖然五雲為屋扁也屋為書藏也知藏而不知讀知讀而不知好知好而不知

樂則六經諸史亦土直耳其能超然卓見于陳言之表以克造夫聖賢之域乎致用其益勉之

跋王憲使朱縣尹倡和詩卷

我國家統一天下首立臺憲以綱紀百辟大抵先教化而後刑政散儒雅而鄙吏術尚寬厚而去深文故當時御史部使者多老成文學之士予家江東方七八歲時見牧庵姚公疏齋靈公按治之暇輒率郡士大夫携酒殺歌妓出遊敬亭華陽諸山或乘小舟直抵湖上踰旬不返二公固不以為嫌而人亦不以此議二公也其流風餘韻至今江東人能言之自後綱紀日密嫌親損起甚至出入扃戶又甚則謝絕賓吏久之遂習為常矣今觀繼學王公与其史朱子中在宣城時酬唱詩卷乃知王之標致猶不減于姚盧也吁世復有斯人哉至正二十年冬十一月乙亥貢其題于三山香嚴寺之東軒

跋鄭希道拙存藁序文

江右鄭希道兄弟居住庠之下彭蠡之濱讀書著文怡然自得及出而施諸政事皆卓卓有過人者希道既歿十餘年其子間以諸名公所作拙存藁序跋來求題予雖未獲盡覽拙存之著而得觀歐陽揭黃杜危周張諸公詩文或喻以連錡或比之獲鳳或謂其得山川清澗之氣或謂其得茂林元晦之微而犹惜其陵沈下窳不得置諸館閣以盡發其所蘊于是益知其才之果异于人矣嗟乎兄弟競秀一時在古且為難能况子孫又能以家學繼美于後哉

跋宣和御書

夫以帝王御崇高之極而能樂山林澹泊之言又為之親洒宸翰以賜志合志合其賢矣哉為子孫者宜世保之

跋毛貞士傳

君子之所以立身行已求無愧于心而已一有愧于心雖千駟萬鍾視之犹當如草芥焉今之人或有利僅若毫芒輒昧焉焉易所守以欺夫人甚者吮癰舐痔無所不為又甚者弃妻子背父母以僥一得卒至于償身敗事而後已可哀也今貞士不貨殖不要功不苟得允其所為不惟無媿于已又將以愧天下之斯人者吁亦賢矣

跋阮孝子傳

天台阮祖立倉卒倉父避灾蒜水致養能得其親之懽心視刳肝剖股者雖無驚世駭俗之行然斯其所以為孝也

跋汪節婦傳

汪節婦四明元寅先生仲女也年二十歸同里故宋提刑陳魯孫紹庭甫四年紹庭喪無子鞠泣子鑄為嗣教之有成守志堅確益大陳緒年幾七十乃終嗚呼汪于婦道母儀皆當旌表而

有司卒不得上聞其子鑄徒取士大夫歌詩以自慰亦可悲矣
予嘗備負太史見儀曹所具賢母節婦事狀多出中州而大江
以南百無一二豈法故有重輕哉其遠近詳畧不同者亦理勢
使然也予于是重有感焉

跋夏節婦傳

黃岩夏氏女年二十一嫁里人黃侃八年而侃亡治喪起家晝
夜哀號不絕教其子三人克自樹立撫其庶二人皆若已出處
宗族以義接姻戚以禮婚喪或有不給者輒有所遺有司上其
事既旌异之其甥江浙行省理問丘楠又求經畧李君為之傳
嗚呼江南視中州為益遠賢母節婦少聞于朝今夏夫人節行
獨能顯著若此者亦何幸歟

跋趙書常詩

世稱常詩出陶趙書出王或謂自是蘓州詩吳興書信然否當

有辨之者

跋松雪招隱詞

王右軍果止于善書而已耶人于趙魏公亦云今觀所書招隱
詞為之慨歎

跋李則平憲副所藏東坡墨跡三卷

東坡自言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識者謂豈獨文為
然其書法之妙亦類是也此帖蓋少年所書已飄逸俊快如神
駒健鶻不可控搏况海上歸來之後乎

右蘓文忠公寄陳氏三帖宋諸賢題跋者凡三十人蓋已極盛
美之形容矣則平憲副偶得于兵戈擾攘之餘而徵求贊咏犹
且不已吁賢人君子手澤為天下後世重果如是哉

予客三山城西之香巖寺歲暮風雨憲副則平寄示東坡先生
墨跡二帖其一帖南康八境圖一帖記石墨八境婉麗圓熟頗

類二王以年月攷之蓋先生壯歲所書也石墨雖無年月可攷
筆勢飛動融化又非八境所可比然自謂目昏作小字殊雜意
必老年所書也一日之間盡觀珍洒豈偶然哉三復之餘謹識
于後

跋徐明初所藏文靖公四詩

右集紫極宮追懷吳篤稍久出闕謁孺子墓道由澹臺而歸古
詩一章及次韵春思古詩三章先君文靖公提學江西時手書
也今蓄于廣德主簿徐君明初家明初由江西之官江東道經
南湖留止家塾出示余捧玩手澤如新而音容不復可見矣
抑先君謁君家墓詩云名堯漢士墳吊酌涕洟瀾勲業豈不榮
名義夙所推孺子名義著聞而勲業不少槩見者不遇時也際
休明之景運克前人之名義而發揮于勲業安知不在明初乎
因涕泣而書其後既以勉明初且以識余心之悲也至元後戊

寅六月二十又五日識

跋程氏遺安義學本末

新安程致和既立義學以教其宗族子弟与凡鄉里之願學者
又割田五百畝為義廩以資嫁娶喪葬其用心亦仁矣哉有司
方上其事值城陷事廢致和亦走建寧雖倉皇流離而卹姻贍
俗之心未嘗不慨然思有以復之也夫新安程氏去居河南而
有明道伊川二先生先生道南而有紫陽朱夫子今致和于二
程則為遠裔于朱氏則為外戚其道德仁義之訓蓋有自來矣
嗚呼志之所存天心相之國家治平有日予雖老尚當拭目盛事

跋李經畧与裴檢校書後

至正二十年春三月江西賊鄧容寔陷延平閏五月圍建寧上
下阻絕諸將縮息不進經畧使李公發兵援之檢校裴君直慨
然曰顏經畧在圍幾一月矣此而不自効雖生何為遂請行得

兵數百直抵南鄉距建城半舍而止李公聞之且喜且懼急遣
吏賞勞令孤軍毋深入隨賊計且曰尤當以古人自任裴君得
書感激佩服歸而裝潢成卷持以示予予惟唐蔡州之役丞相
裴度親往視師帥臣李勣寔受軍制今李公統諸將裴君乃承
委寄雖其取分前後小大不同而奮義赴功無愧古人則一也
保而藏之豈徒為裴氏子孫之榮後之覽者亦將感動而有所
興起焉

跋張氏承訓堂記後

射干生于秦華高不踰尺而能臨百仞之淵蒙鳩巢于苕蒿編
羽結髮而終不免于破折無他所處者異也恭政危太朴記
道亨張君承訓之堂謂其父直卿之教之也既使不得就文法
之習而又日進之以道德仁義之言道亨卒能明經中第歷官
清要以顯其身以光其前人吁直卿固為能處其子而道亨亦

知所自處者哉承訓名堂信不虛矣年月日跋

跋當塗陳氏壽詩後

昔吾祖母廣陵夫人李氏年九十先君子文靖公辭禁直自京
師歸作夢日軒侍奉于湖山勝處當時秦郵龔公子敬教授宣
城一日肩輿至湖上為作夢日軒記有云惟親年且喜且懼愛
莫大于愛親而事親之日欲其長也其愛當何如人皆可以長
年惟其得之天者厚而所值之時承平若是則享用豈惟親哉
將人子之分願亦無不滿者矣子敬此言天下之名言也當塗
陳氏兄弟事親色養優享素封之樂元統乙亥母夫人適及八
十正月望日燃燈張果稱壽堂上融之如也是年漂水劉君兼
美假館當塗偕弟元鼎作詩詠歌之今又四年陳母年八十又
四矣人于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
壽曰賢子孫也然人之生美惡厚薄稟于天惟善可以自致善

而獲報則亦天也今陳母之壽如此子孫之賢又如此殆所謂
稟之厚美而積善之獲報者歟無美徵予識其後予念先君子
奉親之樂如前所云而子母寧國郡太夫人今年亦七十有二
矣板輿程軒在春暉駘蕩中予與陳氏兄弟同此樂也至元己
卯二月八日宣城貢師恭謹識

跋賽典赤氏家傳

故贈咸陽忠惠王賽典赤瞻思丁歷事太祖憲宗世祖遂能以
功業顯著西南萬里之外既沒而廟食猶不絕子孫亦建侯專
閩布滿中外非其厚德之積能爾乎雖然積德在于前人培植
寔由後嗣為王子孫者其益懋勉以光昭先業徒毋抱遺牒以
夸于人曰吾咸陽諸孫也

跋曾克謙入閩記後

昔唐天寶之亂杜少陵入蜀李太白走江南雖當閩澳危苦必

有所因而後往不然其不至于飢寒流離者幾希今曾君克謙
之入閩也果有所因乎無所因而幸以佔嗶給食學官方且優
游道義為文以自解非真有所見者能如是乎余于克謙重有
感矣

跋高惟恭字說

詩不云乎溫々恭人惟德之基又不云乎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盖恭者敬之發也敬存乎內則恭見乎外恭之為德大矣施之
于身而睟面盎背施之于家而慈孝溫仁施之于鄉鄰于朝廷
而彬々禮讓小大翕和故中庸論至德淵微之極功不過曰篤
恭天下平而已矣惟恭能誦詩之言服中庸之訓庶幾其日進
于道乎

跋江以敬登樓賦

詩一變而為騷再變而為賦此賦音節清楚絕類騷體第傷今

思古不無沉鬱感慨豈犹有王仲宣之遺愴歟不然其將慕楚大夫之忠憤激烈者矣

跋鄭德和所藏閣本智永千文

宣文閣所刻智永千文七十三行七百二十四字號稱精妙必得旨乃敢摹印既摹印必待旨乃敢分賜然非世戚重臣及左右近侍不与也臣某授經宣閣恭贊經筵幾四十年所得僅一二其貴重可知矣兵亂以來又復散失今觀恭政鄭叟所藏寧無慨然遂書而歸之

跋松泉圖

天台潘孟翔客京師間圖其父忠軒讀書之地曰松泉舊隱求大夫士歌詩以歸為壽焉予惟歷霜雪閱歲年不改其操者松也出乎岩谷放乎江海混々不息者泉也松類夫君子之貞泉類夫君子之潔隱居以松泉名其將有取于斯歟

跋陶淵明圖

自司馬氏之東也一時勛名氣節之偉風流韻度之雅蓋不可縷數也然人物獨稱陶淵明文章獨稱歸去來辭往々好事者既詠歌以致其敬慕復圖之以為美觀何孔嗚呼三公九卿豈重于一令千言萬語豈多于一辭也耶

跋杜孝子傳

人子之於其親雖孝如曾閔亦常事耳然千百世之下求如曾閔者復幾人哉黃岩杜誼能以孝通神明而子孫又能以孝揚先德亦已賢矣

跋白沙送別聯句

予奉詔總漕閩南道過四明承天台鄭蒙泉韓諫行毛彞仲燕山馬元德會稽王好尚括蒼王叔兩四明舒汝臨僧朽石上虞徐季章華陰楊志中諸君款餞至白沙猶不忍別遂留宿舟中

飲酒聯詩明日乃去何其情之甚厚也予時以醉臥及覺則詩已成矣故不及聯他日復遲予東海之上握手道舊臨風把酒
亦庶見吾鄙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因識其後時門生劉中允
侍坐焉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六日識

跋諸公所遺馬編候書札

師泰於歐陽先生有師生之分於黃學士有兄弟之義於申屠
待制有交承之契而張承旨周太常危恭政宇文僉事則又朋
友之厚愛者也是皆天下名賢碩師易之悉与之游書問往復
繾綣若不忍一日相忘者斯固諸公謙撝下士盛德然非易之
才行超卓足以感動乎人能得此於今歐黃宇文已物故而子
迪仲舉年踰八十又皆休致伯溫與其為同年亦將七十矣獨
太朴方為朝廷柄用覽觀斯卷不勝感慨

跋巖子山書陸喜五論

瑩喜皆吳士也喜論瑩四五固當矣獨不知喜自謂在弟幾耳
巖公之書其果有所見乎

跋王經歷小傳

士大夫不幸而遭世愛或死或不死蓋其事有不同志有所在
也彥芳砥節砥行卒不為所汙亦難矣哉

跋楊大同遺姪書

夫見理明則其言正其行決金陵楊大同遇難死義蓋已見于
遺敬候書矣

笑堂偈并序

杭之聖安寺主僧公歌藏卜西番人也心空而行超善以其學
教諸子弟間為予言公歌藏卜華言普喜人則笑吾笑以名堂
其亦有知我所以笑者乎予笑答曰昔莊生以開口而笑為達
惠遠以三笑為樂而後之人又有付萬事於一笑者笑固多端

矣然皆不若不笑之為愈也笑堂其以笑為不笑乎其以不笑為笑乎予不得而知之遂為偈曰我觀人世事無一不可笑大憲藏机澗小智閃爍燭欲火熱肺肝有若原野燎一旦受苦厄顛頓發狂叫所賴慈悲力普賜光明照遂使迷途者解脫無老少閉門一炷香靈臺湛空妙如走闔方出方睡夢方覺而師于是時懽喜見形貌跣趺笑堂中即此為眾教

祭程以文

維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秋八月辛酉朔越二十四日甲申中書戶部尚書貢師泰中書戶部主事李希顏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錢用壬諸路寶鈔提舉劉天湯浙江等處行樞密院照磨崔永泰等謹以清酒少牢致祭于中書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之墓曰嗚呼公之行可以追配古人公之德可以度越諸君類范黃之孤峻得虞揭之雅馴教分六館制掌北門衣綉峩鉄儀曹

是掄揚颿使海益張令聞飯止一盃而心常自裕囊無一錢而口不言貧生于昇平而客居半世死于離亂而克全其身嗚呼方今作者不滿六七公居二三孰敢第一公既死矣孰与儔匹海濶風高愴焉自失

祭朶仲容尚書文

嗚呼余昔在京師子方魁天下聲名赫然傾動朝野及余還浙江子亦以使至布宣德音克勤王事今余治粟海國而子又寔來徘徊握手情溢乎辭念別離之契濶每太息而歎歎曾不數日竟殞危疾倉皇莫救恍焉如失子之耿介勇足以進德子之俊明才足以任劇故雖以十年之近居六卿之職生也人以為過死也人皆以為惜嗚乎海天茫茫魂歸帝鄉招之不來我心永傷穀登于俎酒寔于觴撫棺泣奠庶幾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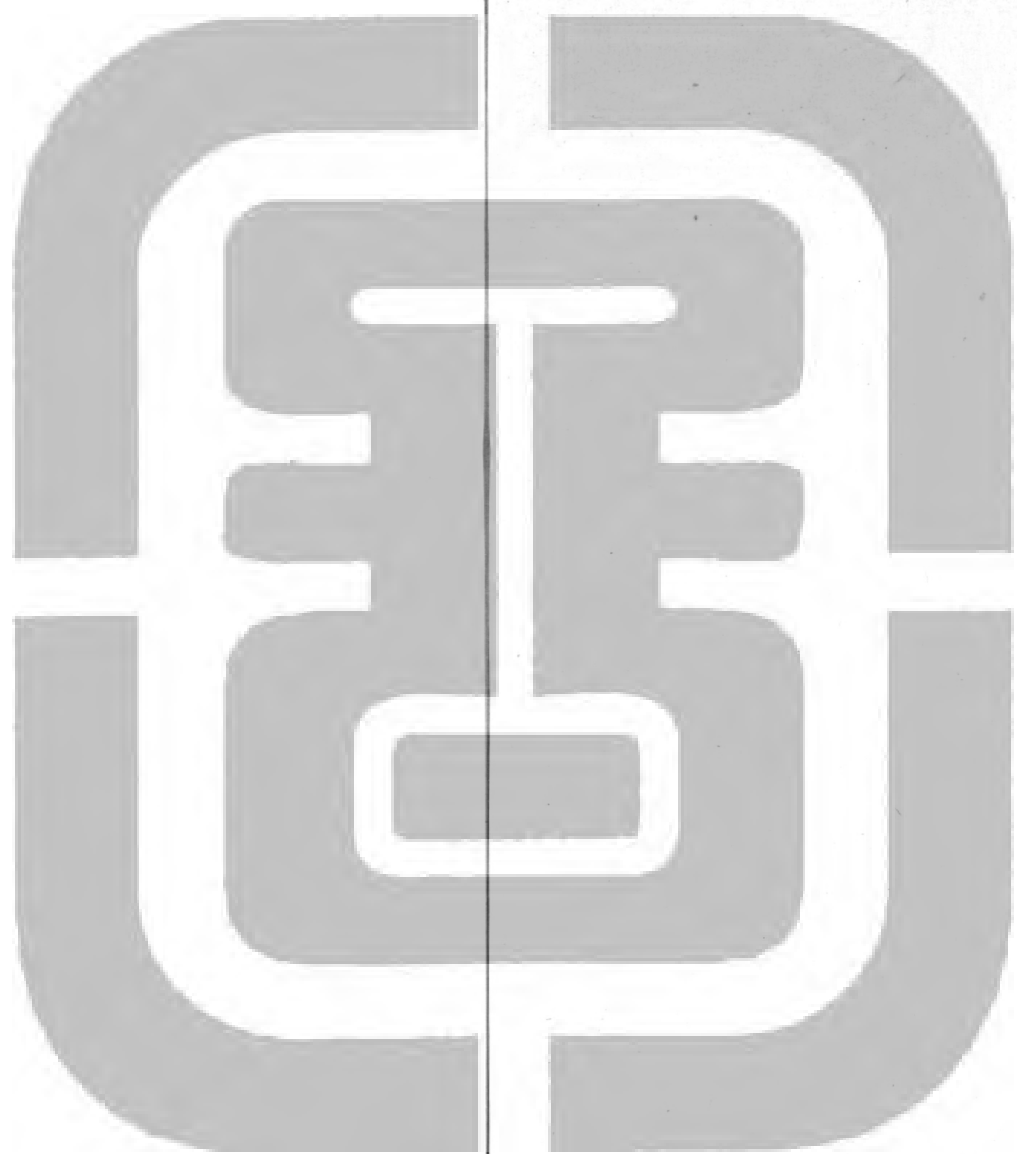
祭部史虞舜咨文

嗚呼舜咨果止是耶汝德之粹圭璧無瑕汝質之茂蘭蕙方葩
執矩矱以求方正引繩墨以糾偏糾事雖微而必謹志愈厲而
靡他不曲以阿不矯以夸不懦以慝不僭以差左右就辟清苦
益加汝既予信予尔汝嘉何山裂之夢犹近而大還之遊已遐
嗚呼生也無愧死也有華予予舜咨抑又何嗟

祭姜奏姜文

維至正二十年歲次庚子八月乙酉朔越二十有八日壬子戶
部尚書貢某謹遣部屬某等以特羊酒饌致祭于姜姜生維
顯之樞曰予昔南來從者八人出則予吏入則予生其分雖殊
其情寔親幸相砥礪各効爾能惟曹与姜尔予所任曹員而醇
姜粹而温何曹生之訃未幾而姜尔遽殞其身耶然曹死涪州
瘞無一金姜死三山囊無一文於是尔可見能慎其守以無負
于期望之心矣嗚呼履行不虧壽夭奚論閩山浙水道阻且深

旅觀之歸尚俟承平一尊遣酌以下缺



玩齋集卷八

七

